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書經讀本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史作塗在陸渾南）北望嶽鄙（河北太行山　都鄙近嶽之邑）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

王安石曰以朏望明魄記月以甲子記日書法也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望在十六日者多此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為望已望者庚寅十六日也

于豐告文王則于鎬告武王可知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音菲又普没切噴入聲

敬以稽天而天意從。

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二反 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左宗廟。右郊社。前朝。後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即後澗水東瀍水西 又瀍水東。

即後惟洛食。

尚未興工。

九里又云十二里

三月七日。

三月十一日。

洛之北。

成位而來觀。上相之體然也。

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又曰。古者天地定不合祭。此豈新邑初成。非常祀之時。故同日而舉與。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非地祇之神也。而以社為地可乎。二條詳見彙纂。

若翼日乙卯（十二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十四日）。（周公奉王冊命。乃號召庶集。計度邑畫。分配科派。皆在此五日中。）（前已告廟也。）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可知社是人鬼之祭。）

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相也。相取土之方也。）議

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

如廷實旅百之旅。尊公也。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

此節一篇大旨。下皆推行之。

自乃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乜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句法曲折。

長句法。

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敬德一篇綱領工夫在疾字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病也）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

言天命祖宗。皆不可恃。

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不敬德。

危警。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

謂鄉之而不背。所謂對越在天。又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

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

則眷命用懋前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亦如之。是物無險于民者。

人之休也。治化維新。導迎和氣。乃

今休。耳。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期之之辭。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

王命來此邑。定紹上帝。非如

昔者仰成大臣而已。當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

步占之法以為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

有成命治民令休

洛邑天地之中（為天下之中也）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令即休美矣（決之之辭）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于日為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于日為近西于晝漏半中表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夕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日北景長多寒（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為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也）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裁抑之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如仁爲安宅義爲正路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章法繁得妙。而此清文字只換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殷受二字。氣甚逸。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嗣若功王乃初服令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謂年長以鮮習學非初始生也

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

言人之秉哲雖命于天而所以能哲者乃自貽之也

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典

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

人君之德。在乎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育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

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

通結上三節

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名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

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一名河南城本郟鄏自平王以下十二王都此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

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於此史記云東周古洛陽城也

召誥洛誥文不同而意相終始召誥如左氏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如左氏後經以終事之類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見士、朝見而趨事也。復、如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

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作新邑基命也

新邑既成久安長治定命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

即召誥中太保所卜者。非公至洛又卜也。

以圖及獻卜、玩語勢尚未住、宜連下王拜稱殷禮、而成王不待公語畢、即拜手稽首言、故錯序成王語在中間、左傳史記多學此

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城。下都。

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

今黎陽也在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黎水近紂都。亦不失爲地中。故先卜之。

自三月至十一月王必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

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王

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復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也

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尊公之至

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

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勿誤作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此乃非常大祀也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

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闇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仰望之貌）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盤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

報功臣於既往。

勸功臣於方來。

其意以待成王令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自教詔之也

有大功則列大祀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
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勲勞之最
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
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
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
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
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丕視功載。

如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

與衆共論定之。

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

漢文近于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于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所以不可及也。

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從常所持循而言　以臨事聽斷而言　建事之精采　為治之規模）

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成化于不迫也）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止而復言）

周之王業

梓材庶邦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之上下文脫簡在彼無疑

唐之衰。君相皆可以睹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失其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亦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

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下必有公從王至洛之事而今闕矣

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蔑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蘉莫郎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

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
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
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
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
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
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
如周公則天下亦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
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
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
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既至洛舉祀後答周公及畱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也

營洛邑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

不曰既平而曰迓平不以目前之治為足也

此下無周公答辭。又繼以王曰。疑有脫簡。

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畱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畱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

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慰撫綏安之意。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

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朱子曰。猶四鄰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

道其道而順政教于外也。慕其澤而懷敬愛于中也。

恭者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宏大我事君之恭也。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

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與亂為四輔對

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家恭敬之王之先

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于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

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此處上下疑有闕文。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與作周恭先對

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

（家 信之 臣之 成 所以 明乎 之儀）

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

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絕句 以秬鬯二卣曰 此

明 潔以 禋 祀之酒令 拜手稽首 而致 休 美以 享 公焉 秬巨許反鬯丑

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毖殷民而命寧
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
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不大不小也
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
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
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
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
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
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

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遘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敍。與篤敍乃正父同。順篤敍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自進此酒

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同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戊音茂祼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祀冊

書之常法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乃記月。變例也。

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倒。序。月。

逸誥者。史逸誥

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周公之于殷士。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

周公治洛畱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畱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

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心。其見于此乎。

此篇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繫于德。言德則本于敬。而終之以爾土爾邑。

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狄。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衞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殷士順從則殷民可知

此多士之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一呼如見撫

摩勞来之意。略無忿嫉之氣。

見閔于天。

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一也。

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

蓋推革命之公。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字法。以開諭之也。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惟帝不畀惟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

引逸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之意。

惡惡確不可易

惟天明畏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于人

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

君欲引之安之引逸之地有夏不適于逸自趨于危則惟帝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卽殷之亡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

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

句巧而逸

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確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固　為　恐）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於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予惟時以緊接肆不正偏插王曰七字作章法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非我句又用翻跌。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

洛在鎬東南而西廻也

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又跌醒。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察而）用（其有）德（者）。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職之大者）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廷。有服列于百僚（職之小者）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其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

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令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王曰多士昔朕來

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境　殷管蔡霍也

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我事我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死一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洗其危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故有王城之建）予惟四方罔攸賓（故有下都之建）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

有恒產者有恒心。非
誘以利也。

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

農工商賈之事。疆場市肆之居。

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畏法畏義不敢反側之意。廸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也。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

多士之末其辭婉。多方之末其辭嚴。其時異也。

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七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以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呂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呂三年東征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一篇綱領

一篇大旨

乃逸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重讀乃字始見深警之旨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直起深至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

字法

如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先字乃字則字呼應靈緊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

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

商三君周文王知艱難者。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惟敬故壽也。自此至文王莫非此理。商去周未遠。故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

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之形乎外也）寅畏（敬之存乎中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有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命令政教皆為國為民之至計不乖於理故謂之雍

化行俗美曰嘉 四方安業曰靖

亮音梁陰音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

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

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

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過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師保畏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倒句

過樂

謂之耽泆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

諫諍。畏禍亂。此非他人所能與也。由我而已矣。

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安人之內。田功最急。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不徽則姑息。徽者柔而有發揚之意。不懿則非由中出。懿則恭而有蘊藏之意。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衞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

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濫費自無過取絕橫斂之源也

可知非必不遊田也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公曰

并戒後世。疊字作句。

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以舒其盲以休其身以省風俗以習武備。

無皇曰今日耽樂

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字法。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指三宗文王。交修之意。以格言訓迪之。以善道保養之。又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字法。

譸張流反幻音患。胥相。訓誡。惠順。譸誑。

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章調又變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咒○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

捴上起下

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則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懷懷言之

文勢振動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哲即篇首知字。又抽出一廸字。言必允蹈之而後謂能知之也。

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遂承厥心厥口二語作波

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

折句更深

不敢含怒詈力智反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

大也謂增修善政也

呂氏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刑殺止怨而怨叢。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無次矣。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脉計。夫豈淺哉。

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此厥不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發於中心之誠也）

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尺約反。綽大。叢聚也。

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

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

林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作而爲成王言則責其君爲召公言則責其臣言各有所當也

董鼎曰一書之中首

安以爲已怨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更不必多着筆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君而名之如稷曰后稷君陳君牙之類

名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

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及我周文武得人之助。然文武時五人。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今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此恃而不自修者謂天必福己也

此惧而不自强者謂天必福己也

惟盡吾誠而已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憮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

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後。遏絕佚墜文

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自天言之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曰難諶。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之德 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在今予

求助召公之意切矣。

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

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王安石曰不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固巳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

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咸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賢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

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洽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

大臣持心如衡。不與以私。是能格天。故曰平格。

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曷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前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

承叙式化理而不亂。甄陶涵育。順而不乖。

三分有二之國。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漢書地里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有大陽故城東虢在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今陜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城

又舉五臣與前六臣對照章法句法更變化

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叔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

反言以醒正旨妙

蔑德降于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

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文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單與彈通稱平聲○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

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也。評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君若斂退藏。罔朂勉成王之所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

巳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台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

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指成王）弗克嗣前人恭明德。遏佚前人光。遂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二字出前漢張湯傳。如淳云。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

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廹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寛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末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

也并力一心以戴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此節千曲萬折以拗調勝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時開一路以寬爲緊

克大寬見裕之意

字字披心瀝膽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以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此時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未來。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

到底曲折迴旋之調。

洛誥周公之留、有酬答載于簡冊。此篇乃無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微矣。

也。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餙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

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罪獨重

拘也

二人罪較輕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

鄗。以車七乘。因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猶言上下）卿。故周公用（自命之卿）仲爲卿。非（公未就封。安得以爲魯卿。）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閒。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

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
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
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處然於三叔之
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
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
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
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
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
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
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
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

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于其國因謂之封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

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跡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率憲乃後所謂邁跡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

張九成曰。感激者多銳于初而怠于終。故戒之以此。

呂祖謙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于速。而貴于詳。迎刃立決。見

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

率德改行。是慎厥初。

克勤無怠。乃惟厥終。

舉賢能。明政刑。勤以立功也。

事大恤小。和於異姓也。

衛內捍外。忠以事上也。

恩相愛。義相接。親於同姓也。

教安民性。養安民生。患以撫下也。

字法。

聰明天德也。作聰明則私智耳。

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畧疎快。動成愆尤。諂諛姦言。每乘其叚邃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繩。未至於樂。循理者。常若爲其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蔡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

句法。

汝嘉。率。循。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詳。呂祖謙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擘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又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于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與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奄亦淮夷之一種揔言則謂之淮夷）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見史記高祖紀。瓴，盛水瓴，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向下之勢易也。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化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以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成王即政之明年，商

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来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武王誅紂伐奄。第二番叛也。多方作于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第三番叛。王隳其地。遷其君。以告多方也。

奄。又叛。成王親征滅之。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管蔡霍武庚國內臣民

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與凡東諸侯陌望而叛。或動于亂者

武庚也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

二句言商奄也。

合下節言桀之虐為天所喪也。

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于其所不可而）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不能保其所當保。）

圖。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

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廸啓廸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廸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廸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字法奇）

（與饕同貪也　與懥同忿也）

叨他刀反。懫陟利反。○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

（妹喜之嬖是也探其根而言之）

此節言湯之賢。為天所命也。

寛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字法。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

此節、言天之喪桀。以桀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開民之麗也。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士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

合下四節。言天之命湯。以湯之善非一世。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

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乃惟成湯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上是民之所依。豈是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君之所依。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未有能動者也。上勸下。

儀刑其德教。而勉為慎德之歸。儀刑其法制。而勉為法外之民。下自勸。

感之非自外也。

體仁以長之。乃人君之大德。故仁為君之所依。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

兼上下而言。

言其興甚詳。言其亡甚略。對殷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以下六節。言紂猶夫桀也。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慎罰如此。明德可知。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以仁興。以不仁亡。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

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入此篇之

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

恃富是爲惡之源。

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

治世之君積其所以興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

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百年之基至此而間斷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是以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恃其聖而）罔念作狂（狂愚之稱）惟狂（恥其狂而）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而待）暇（而寬）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

合下二節言周猶夫湯也。

天于文武只是至公無私得周王以爲天下非以天下私周王。

故作波瀾

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禎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猶言災異

使多方知天欲亡紂之意而有德者愈修德以當之也非

消天变之謂

民承其君而曰君承其民是謂民惟邦本賤不可忽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

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而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
如此多誥。我

此節勉之也。忱則無反側動搖之念。而上下一心以相與。裕則忩𧹞不静之謀。而彼此優游于安命。無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三爾曷不正說

民心安則天命固。

消其叛亂之非。篤其比輔之義。

協和大順。不應後志。

四方無

治田曰畋

虞。百姓太和。不特享之而已。

夾訖洽反。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

此節戒之也。

此節儆之也。以上皆使殷侯尹民告多方之辭。

四爾乃、反說

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四國從殷以求典復自以爲正義也

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言但如是而已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以口舌代斧鉞也。

東而囚執之以禁其爲非而已。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

此節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有多方士。何與焉。蓋吾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以下專言多士。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

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不仁而好殺之謂。）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服）我（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情宜孚而勢宜定不可反側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

祀者因商俗而言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

指化民之事

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

安靜其心以和其身

和順其身以和其家

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旣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正所以感化不賢者。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

多士叙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廷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廷云云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所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仁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如佑賢輔德

如錫之土田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士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峭語。字法。大罰殛之為殷民言。離逖爾土為殷士言。罰蓋有

閒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

呂祖謙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也。蓋武王克紂維新之一初也。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而屢廸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滅奄。又為多方之誥。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令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

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而已。反結。摠結。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眄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無逸立政相為經緯。無逸公格心之書。立政公用人為政之書。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宅事牧準一篇綱領
知恤一篇血脉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綴朱衛丁劣二反 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即下宅乃牧以伯爲牧民之長乃是右盖以牧伯無公侶也即下宅乃事即宅乃準

左右大臣
左右小臣

知。恤。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兼才德。賢王以人事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賢臣以人事君。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居而安之之謂。才德不稱。委任不篤。非宅也。

字法。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之位。非他。

位也。猶

則他可知矣。

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

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

知恤

不知恤

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論辨俊來之俊可居三宅者

其所論定皆可登用也

未用之先

君丕式乎賢所謂學焉後臣既用之後也

湯之心與宅俊合故商邑之心與湯合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

民丕式乎君

不知恤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音敏奄衣檢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

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源。苟貌親口惠。期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
知恤

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九夫為井衍沃之地一夫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隰皋之故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廸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閒。而俯

人君之職。捴之。則柄歸一人。三事則分任之分之。則事寄于百官。三事捴率之。故首列之。

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無德不可謂吉。有德而不常。亦僞耳。非吉也。

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卿采邑

公采邑。王子弟所食邑。

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

攜僕。以巵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

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烝式以爲衆式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式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大蒙城所謂景亳宅爲北亳矣

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也　常伯也　有力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

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卒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即準人之事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

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自其以武功定天下謂之功文王之功盛矣而輔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替焉蓋戡邦鋤敵之臣即勘教介代崇之彥豈有勿作往任者哉

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違焉

蓋稽謀自天之者即秉德迪知之賢豈但不改其臣而已哉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

闕一承字

以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為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為鑒意愛之至也

呂祖謙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益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

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欲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提起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常任）立事（常伯）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明察于未任之先湯之克宅克即文武之克知灼見是也）厥若丕乃俾（篤信于既任之後湯之嚴惟丕式文王之罔攸兼罔敢知是也）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牧之責）（準之責）（事之責）

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爲善者。而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承勿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

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以身兼之事煩力寡易于致誤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

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由其外而繹其中。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動而繹其先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之詢事考言。舜之詢事考績也。

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克

國則罔有立政用

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音邁

憸人傾巧辨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為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才智機鋒能聳動人主以為必可共功必能顯世也

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令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

有纘承之責

居天位之尊

古人詰兵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陣法講于蒐狩射御習于鄉學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

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亞吉無一辜無世在下者獄也故獨戒之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

奮張其氣而不使隳偷握其衆而不使捍格摧壓其好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

威德所及盡禹跡所至也

弼成五服云云是也

德威之流行也

光之著也

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者也然每多重遷

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

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矣。立政以用人為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

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讀本卷之五終